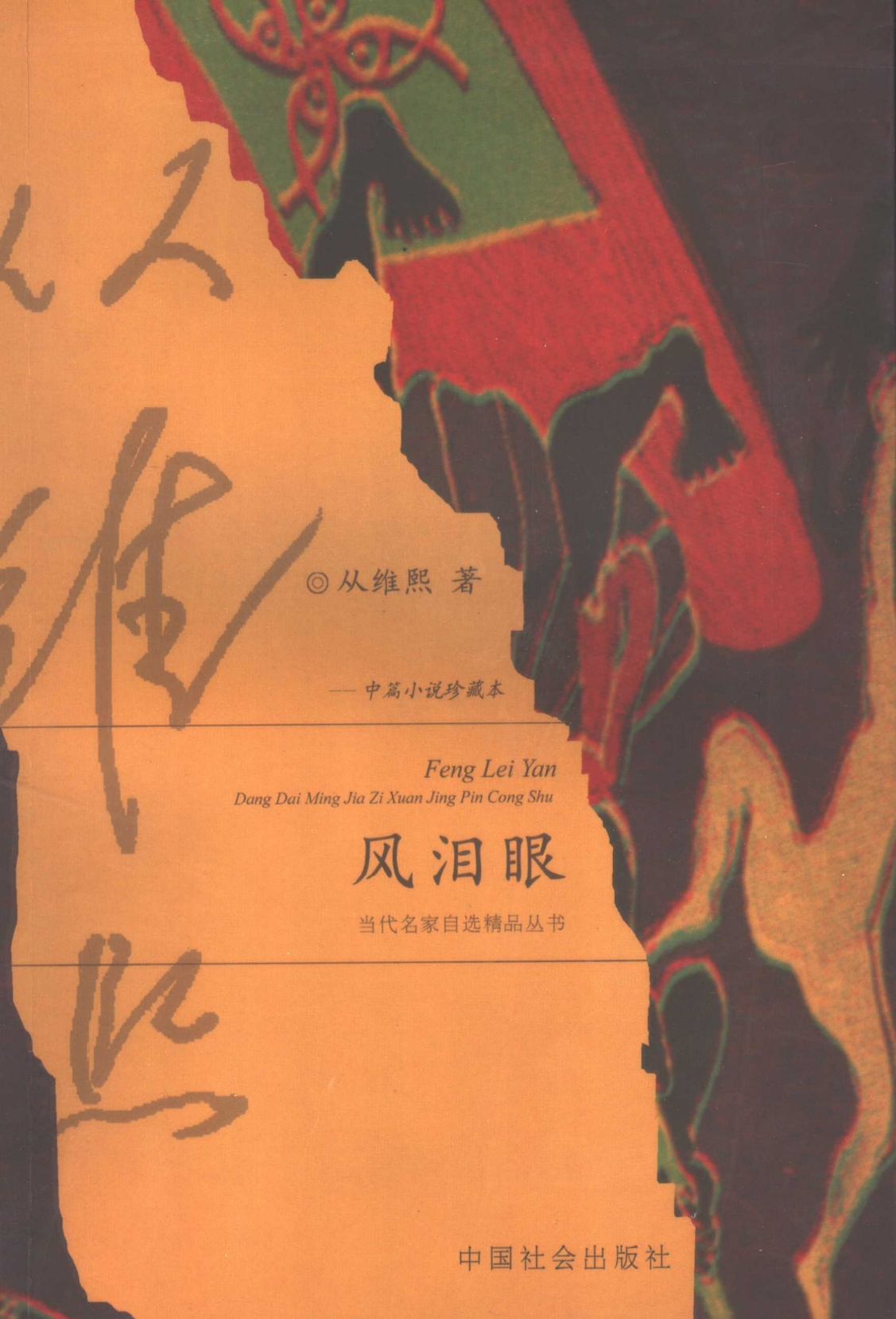




◎ 从维熙 著

—— 中篇小说珍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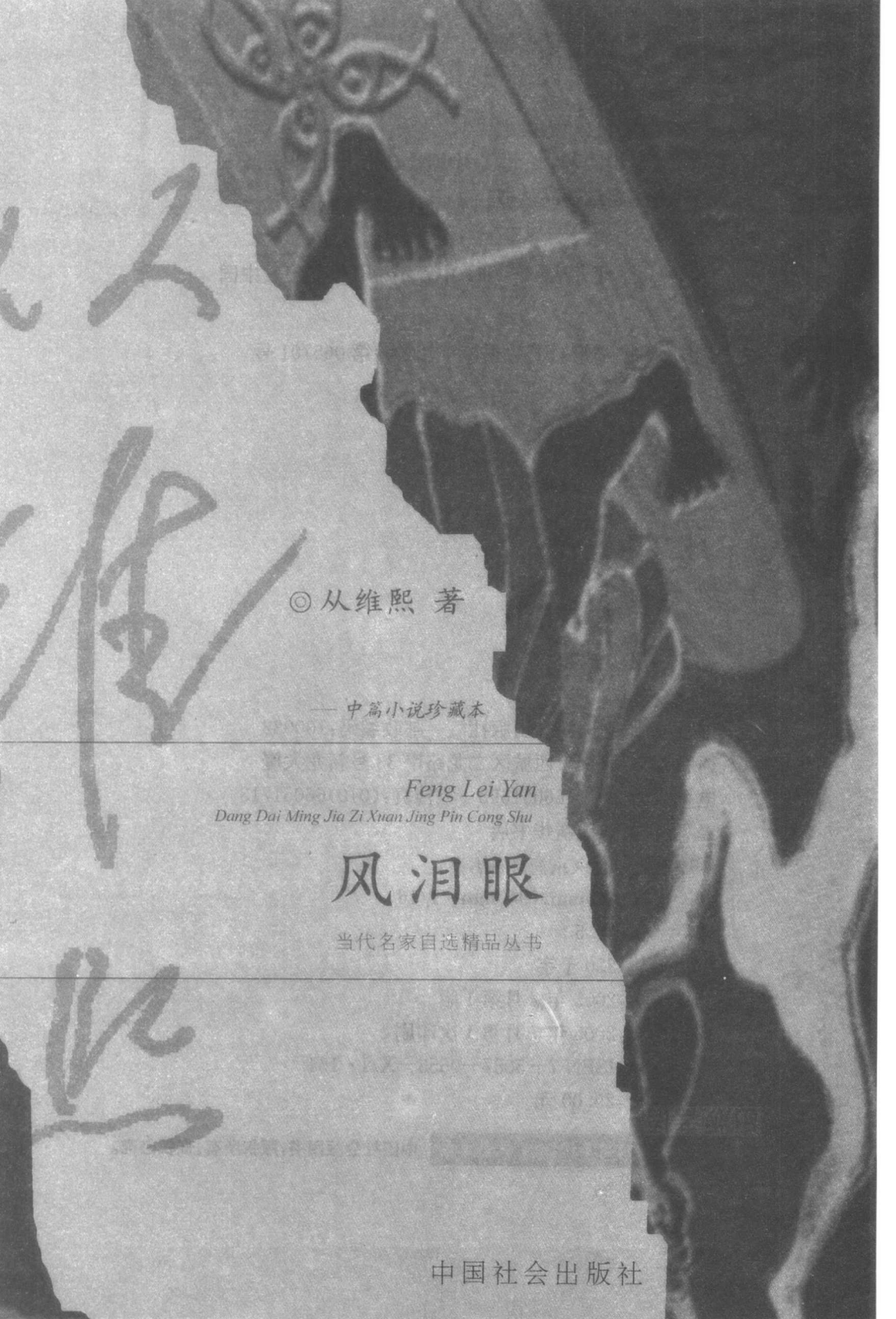
Feng Lei Yan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风泪眼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从维熙 著

——中篇小说珍藏本

Feng Lei Yan

Dang Dai Ming Jia Zi Xuan Jing Pin Cong Shu

风泪眼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泪眼/从维熙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 7

(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

ISBN 7—5087—0553—X

I. 风... II. 从...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5701 号

风 泪 眼

著 者:从维熙

责任编辑:牟 洁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010)66051698 传真:(010)66051713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640mm×940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220 千字

版 次:200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87—0553—X/I·164

定 价:25.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总序

王蒙

从作品的深度和对当代文坛的影响来看，摆在我面前的这套辑有邓友梅、从维熙、陈建功、韩少功、陈忠实、贾平凹、张炜、尤凤伟、冯骥才、蒋子龙的当代名家自选精品丛书以其文本的力量震撼着我的并不陌生的阅读。在文学多元化的时代，我坚信，这套书是能在读者内心留下深深“记忆”的。这十位大作家文本风格虽迥异，但源于生命历程的创作激情却是相同的。我熟悉并尊重这种激情，它是良知，是责任，更是心灵寻找自己伙伴的一种热爱。

这十位作家造就了当代文坛的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回顾这些，令人感到一种鼓舞。

邓友梅和从维熙是我的老友、老伙计，我们一起经历了风雨、苦难和辉煌。邓友梅以《那五》、《烟壶》的京味创作被视为是文化寻根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写新四军的作品和以抗日为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充满真情和灵气。从维熙则以苦难成就的一系列反映劳改生活的经典作品《远去的白帆》、《风泪眼》等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我看到刚刚兼任现代文学馆馆长的陈建功辑来的这本中篇小说集《谈天说地》，里面收入了被评论家们誉为“努力以文体的创新将富有深度文化内涵和悠远历史的传统京味小说架构出现代品格”的《放生》、《找乐》、《前科》等作品。湖南籍作家韩少功在20世纪80年代以《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等“寻根文学”的扛鼎之作领衔主演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寻根运动”，小说集《暗香》收入了其带有浓厚楚文化特色的代表作品。作为当代文坛西北劲风的领头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最大的不同是前者厚积薄发以知天命的厚重感成就了白鹿原上的一个文学传奇；而后者以其细腻、传神的人物描写，携自然、诡异的灵光之睿，描绘从传统向现代转化中民族灵魂的痛楚和蜕变，是公认的当代文坛奇才。张炜、尤凤伟是山东作家的佼佼者。因《古船》、《柏慧》、《九月寓言》等著名长篇奠定自己文坛地位的张炜，一直在努力做着



回归大地的文学想象。他辑来的这本小说集依然延系着他那堪称经典的“诗”意文本风格。旅居胶东半岛，融入野地，那里的秋天和葡萄园是孕育张炜灵感和激情的温床，也是他自我坚守和磨砺言语方式和行为的精神高地。与张炜的浪漫与细致不同，尤凤伟是当代文坛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他的小说常忽略人物的外部特征，而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压迫下面临的精神危机。他以简洁、犀利的“刀削雪峰”似的干练语势，写出了一个个不同于他人的具有自我生命的人物。他的代表作有《石门夜话》、《泱泱水》、《生存》等。天津的两位才子冯骥才和蒋子龙，也是我关注并喜爱的作家。冯骥才的代表作《三寸金莲》、《神鞭》、《泥人张》、《高女人和矮丈夫》、《炮打双灯》等等经典作品奠定了他对当代文坛的贡献。近年来，大冯除了文学创作也致力于绘画，他的书画作品已达到相当深的造诣。他还开展民俗研究和保护名城的工作，并受聘于天津大学创设了北洋书院暨冯骥才文学研究院，荟萃国内外众多艺文画界名家施教助学，为天大创造着一流的人文环境，表现了这个集书、画、文于一身的文坛奇才的大抱负大胸怀，我祝贺他！天津的另一位才子蒋子龙，对当代文坛的贡献是对工业题材的突破。他创造的“乔厂长模式”将一种开拓精神体现在他气势雄洋、刚健豪放的艺术风格上，他的作品如他的人品，一身浩然、阳刚之气。蒋子龙的工业小说浸透20世纪后期的时代特点，开创了中国工业文学的新局面，带来了中国工业文学的一次真正的勃兴。

最后，我以张炜的一段散文诗与读者朋友一起期待这十位作家在日后的创作之路上继续辉煌，也因着中国社会出版社牟洁女士的嘱托互勉。

我的飞翔着滑动着的渴望，无数次将我蛊惑。我甚至幻想变成一只鸟，最好是一只鹰，在不为人知的午夜，翱翔于空中。我以我的高度和自由，去获得一种骄傲。

是为序。

回眸昨天

——代序

中国古代神话的“八仙”中，只有张果老称得上哲仙。之所以如此，因为他懂得“向后看才能更好地向前看”的道理。在八仙的肖像中，他的形象是倒骑毛驴，目光在审视他身后走过的道路。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走过去的路就是历史。古人留下如是的哲言：温故而知新。其含意是熟读昨天的历史后，才能更好地走好今天和明天的路。这也是笔者应约选编这本小说集时，遵循的一把文学之尺。

始自中国历史的新时期，全国先后四次举行中篇小说评选。笔者侥幸在第一、二、四届评奖中三次中榜。第一届获全国奖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虽然它的影响巨大，但我在编选此书时剔除了它，这不是因为它的古老，而是在我的自审中，发现它明显地留有非文学的政治胎记；第二、四届获全国奖的两部中篇小说《远去的白帆》和《风泪眼》，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洗礼而褪色，因而将其编入其内。另外的两部中篇小说《临街的窗》和《死亡游戏》，是大墙文学的另类文本。《临街的窗》一篇，描写了从风雪驿路归来知识分子的生活艰辛；小说《死亡游戏》则为本书之魂，是耸立于笔者心中受难者的历史墓碑。此篇，去年岁末被电影人买走了电影拍摄权，作为小说艺术的独立存在，笔者将其收入其内。

序言忌长，就此搁笔。

从维熙

目录

回眸昨天 (代序)	—— 1
远去的白帆	—— 1
风泪眼	—— 82
死亡游戏	—— 225
临街的窗	—— 289
附录:	
“大墙文学”的得失与《风泪眼》的新探索 / 张韧	—— 311

远去的白帆

不是序的序

朋友！记得你也是很喜欢繁星的。

在金色的少年时代，我们常常静坐在夜空的银河之下，在谈论文学之余，指点着满天星斗：什么牛郎、织女、扫帚、北斗……偶然间，一道流星拖着尾光划破夜空，不知道向什么地方陨落的时候，我们总要惊奇地呼喊：

“瞧，贼星——”

贼，这个字眼，在世界任何一部法典里，都是最卑贱的象征，都是法绳和手铐惩处的对象；因为他们自私，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是，我的朋友，在这里我想用我这支笔，来透视、解剖一个人物——一颗和我命运有着联系的“贼星”，以及围绕这颗没有固定星座的“星球”周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有寇安老头，“罗锅”队长，歌乐山渣滓洞的少尉，“右派”黄鼎，面若桃花的肖玫瑰，六岁的小黄毛，以及笔者自己。除此之外，和这颗“贼星”有关系的还有一条狗，两只被囚禁的美神——天鹅，以及像云片一样轻柔洁白的归帆……

我的朋友，你也许会问：

“你写的是寓言故事吧？”

“不是。”

“那么是一篇童话？”

“不是。”

“是悲剧吗？”

“不太像。”

“是喜剧吗？”



远去的白帆



“也不尽然!”

“那……”

“我只不过把发生在那特殊年代的历史，和那些人物，浓缩于时代舞台的一隅；把燃烧的记忆写成小说，献给你——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挚友，为真、善、美唱一支歌……”

—

如果我记忆力不错的话，你很喜欢巴西作家亚马多的长篇三部曲之一《饥饿的道路》。其中有一个情节你还记得吗？这位当时二十岁出头的作家，描写一个因饥饿而躺倒在巴西荒漠中的行者，被成群鹰鸢鸽食的画面。记得我读到这儿的时候，心灵为之颤栗；接着一个“？”号，马上涌入脑海；生活难道真的这么严酷吗？是不是作家故作惊人之笔？

细想起来，所以产生这个“？”号，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少年、青年时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煦阳光下生活的。天，是那么的蓝；水，是那么的清；就连雨后的七色长虹，我都在一首诗里比喻它为“迎接胜利的凯旋之门”——我们走在一条铺满鲜花的大道上。

究竟是哪一阵强台风，刮来了乌云，这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课题；反正你和我像两片离开大树的树叶，被时代的风暴吹着，卷着……你被放逐到生养你的故乡；我，被历史的旋风，吹到了社会的最底层……

虽然，在我们这支劳改队，没有看见过亚马多小说中鹰鸢鸽吃饥饿行者的严峻画面，但我饱尝了饥饿的苦果，看见天灾蝗祸投在社会最底层的斑斑阴影，而我对你要讲的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那是一九六〇年春节，我年迈的母亲，迎着凛冽的北风，又给我送延续生命的食品来了。她是卖掉《辞源》、《辞海》和全套的精装《鲁迅全集》，登上火车，又步行五十华里，专程来送节日“礼

物”的。

什么“礼物”？

只不过两斤核桃酥和一斤白糖。

尽管少得可怜，这些东西已经是来之不易了。饥饿的年代，六毛八分钱一斤的桃酥，涨到了五块五毛钱一斤；母亲每次看望我来，都是把世界文学大师的作品——雨果、梅里美、屠格涅夫、普希金、莱蒙托夫、曹雪芹、肖洛霍夫的书，送进旧书店，换来这点高价的“进口货”。因此，每当我用牙齿一点一点咀嚼这些食品时，都是甜在舌尖，苦在心头。朋友，一个爱文学如生命的青年人，吃着前辈大师们的精神血汗，请问，还有比这更加痛苦的事情吗？那简直好像一口一口啃着母亲躯体上的肉，你说不是吗？

精神上的痛苦，如果能够解除饥饿，延续生命，那倒也好；但是它抑制不了饥饿，还是要靠物质解决肚饥。在这方面，我的一个“同类”，原B大学西语系助教黄鼎，有过一句名言：“一切动物脂肪，都能化成人的脂肪。”这个瘦高的、长着一双螳螂腿的知识分子，真如螳螂捕食昆虫那样，在夜晚的灯光下，伸手抓起向着灯光聚集的蝼蛄，往嘴里填着，那股香甜劲儿，像是吃着手抓羊肉、渤海大虾；他把省下来的白薯面窝窝头，给带进劳改队、年仅五、六岁的儿子小黄毛吃。睡在我身旁的小青年张铁矛——绰号“铁猫”的“贼星”，在砍草时发现了一条蛇，简直是如获至宝。他剥去它的花纹外皮，又用镰刀割去五脏，拢了一堆乱草，烤蛇肉吃。他大口大口地吃着，像吃着腊肠一样惬意，至于他吃的是草蛇、菜蛇，还是有毒的蛇，那是无暇思考的。饥饿向人们挑战，——这，就是天灾蝗祸，在我们这支劳改队里的一幅真实的画面……



远去的白帆

每逢假日接见，那间接见小房的周围，总是聚拢一群围观者。他们不是看人，而是盯着那些食品口袋，好像看看这些五颜六色的纸包、塑料袋，就能得到某些心理满足似的。春节期间，家属来探亲的人多，当然，围观的人，也按倍数增长。他们隔着玻璃窗户和门板空隙，向里望着。我们“罗锅”队长已经几次申斥这些无聊的罪犯，他们就像苍蝇恋食臭肉一样，轰走了，又忽地一下子飞了回



来。

这有什么办法呢？饥饿！

我们“罗锅”队长是个严肃过人的干部。他从来不扭头看人，而是用眼球的转动斜睨着你，不管你是罪犯，还是家属。这种目光，是他的职业形成的一种本能，因为列队站在他面前的，都是不能列入公民队伍的劳教分子；久而久之，鸡群之鹤的那种骄矜样儿，就自觉不自觉地渗入血液，钻进骨髓。在接见室，他常常盯着手腕上那块国产的天津五一牌手表，对每个不同时间走进接见室的家属，他都记得准确无误，因而任何家属，都无法多延续一点接见时间——不管你来自南海之滨，还是北国边陲。最使我佩服的是，他那两只短粗的手掌，就是一杆标准秤，双手一掂，就能准确地量出食品的重量。他严格地执行只许收留两斤食品的规定，用手秤量出超重的食品，一律退还家属。这一点上，“罗锅”队长铁面无私，堪称一绝。

朋友！在“罗锅”队长手秤的检查下，两斤桃酥交给了我，那斤白糖属于超重之物，必须交我母亲带回。我心情非常沉重，母亲脸上没有一点笑容，接见时间一到，她迈着忧郁的步子走出房门。

谁也没有料到，门口蹲着一个装作晒太阳的饿汉，我母亲刚出门坎，他一跃而起，一把夺下她手绢包着的白糖，不走大门，而是跳下结了冰的壕沟，向劳改队的宿舍跑去。

“罗锅”队长气急败坏地追了出来，高声命令着围观的人群：

“这是干的嘛事！快截住他，快——”

一群围观接见的人，蜂拥而上，一齐奔向了那个抢糖包的汉子。我捏紧了手里那包点心，望着那些在冰上为白糖而格斗的人们，心里百感交织。我很清楚，参加争抢的人们，并不是想把截下来的那包糖交给队长，而是借着这个合法的拦截机会，把白糖吃进自己的肚子。这个抢糖包的汉子，看看自己身陷重围，四面楚歌；为了脱身猛地把糖包往远处一扔，于是，他解脱了包围，人们朝那个滑动着的、像冰球场上的冰球一样的小包裹追了过去。

朋友！别看那些面色青黄，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儿，争抢起食

品来，却都表现出超越他们体能的剽悍和勇敢。尽管“罗锅”队长在高声喊着：“你们这像个嘛——嘛——？”仍然无法阻挡他们像冰球运动员那样追逐。他们在冰上摔得东倒西歪，对那包白糖紧追不舍。这时候，有个身材最小的人儿，左腾右闪地跑在最前边，他先用身子一扑，把白糖包压在身下，看看周围的人还没有追到他身旁，爬起来把糖揣进怀里，一溜烟儿似的跳上地面，闪到房后不见了。

背后的人不甘心地朝他喊着：

“‘铁猫’——你站住——”

“你这个小扒手……我碎了你！”

朋友，这个把白糖包抢到手的“铁猫”，就是星群之中的“贼星”，也是这部中篇小说的中心人物……

二

一个鄙俗的小人物，值得你写吗？

朋友！我要回答你：“值得。”

张铁矛才十七岁，“铁猫”这个绰号，是来劳改队之后，那些真正的贼给他起的。

他有着一张安静的脸，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的牙尖；再搭配上细眉细眼和挺秀气的鼻子；乍一看，腼腆得如同一个姑娘。可是就是这个小家伙，来劳改队之前，已经演出过一出近似于荒诞的戏剧。

他落生在S市一个以木雕为业的家庭里，他爸爸是个能在杏核上雕出琼楼凤阁的名艺人。当“铁猫”十二岁那年，他的亲娘害肠癌去世，爸爸娶了个泼妇一样的后娘，从此“铁猫”的苦难命运开始了。首先停止他上学，继而叫“铁猫”当小当差；到了一九六〇年饥荒笼罩了这座中等城市的时候，粮食短缺导致了家庭矛盾的升级。后娘拿着一根擀面棍，先是敲打面板咒他是“造粪机器”，后来干脆举起擀面棍指桑骂槐地撵他出家了：“你看见面袋空了没有？



远去的白帆



鼻子眼能出气儿的都给我滚，自个去找出路！”“铁猫”爸爸怕这个后老婆，就如老鼠怕雌猫，在关键时刻，放不出一个响屁。“铁猫”一气之下，离开了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家——这只乳毛还没有褪净的小家雀儿，扑棱着翅膀飞向茫茫苍穹，开始自己找食吃去了。

如果他果真是一只鸟儿，那倒也好；偏偏他不是鸟儿，而是一个有大脑有四肢的活人。那年月，食品是那么奇缺，“铁猫”在城市里转了整整一天，还没有一口热饭进肚。

黄昏时分，他的肚皮已经挨近脊梁骨了，在肠胃一片咕噜咕噜鸣叫声中，他溜进 R 市百货大楼的厕所，等商店下班锁门之后，“铁猫”钻进了卖糕点的柜台。当他填满了肚子之后，又从百货柜台上偷来一个帆布旅行包，装了一提包糕点，龟缩在僻静的柜台一角，坐等黎明。

当时正是盛夏八月，昼长夜短，在“铁猫”还靠在柜台上打盹的时候，商店的大门打开了。上班的售货员马上发现了他，“铁猫”像只狸猫一样跳起来，向门口狂奔。这时，潮水般的人流涌进刚刚开门的商店，“铁猫”以乱裹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钻来钻去，等售货员追到门口，“铁猫”早就消失了踪影……

本来，“铁猫”已经成了网外的游鱼，偏偏这天气候酷热，炎阳似火。“铁猫”塞了一肚子油脂食品，感到口干舌焦，好容易在一个僻静的小巷，找到一个自来水管的龙头，他急不可耐地把嘴伸进龙头之下，咕咚咕咚喝起凉水来。朋友！你久在农村，一定知道这样一个生活常识：如果溜了缰绳的牛、马、驴、骡，到摊晒粮食的场院，吃了过多的高粱和大豆，再喝上过量的冷水，很容易引起肠胃破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肠胃则更加娇嫩，这是十七岁的“铁猫”所不理解的。因此，他的嘴唇刚刚离开自来水龙头，肚子就如同拧辘轳一样地绞痛起来，他捂着小腹在地上打滚。

朋友，当“铁猫”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榻上，病榻旁边看望他的人，不是他的什么亲人，而是民警。“铁猫”正愁没有一个窝栖身，顺水推舟地编造了他是个惯窃的神话。于是，他就被押到劳改队与我为伍来了。

这个孩子有个非常独特的爱好，他喜欢用一把小刀在木头上雕刻花、鸟、鱼、虫一类的玩艺儿。每当假日或地头休息的时候，饥饿的人们喜欢挤到墙根或者避风的角落，开始千篇一律的“精神会餐”。“铁猫”总是一个人躲到远处，用小刀子刻着他的艺术作品。当他知道我曾经是个青年作家时，便借出工劳动之际，挖来一块青灰色的黏泥，用他那两只纤巧的手，捏了一个鲁迅的人头像送给我。这个泥塑，把鲁迅先生横眉冷对的神色，表现得惟妙惟肖，简直和画像上的鲁迅没有一点差别。为了答谢这种友谊，我送给他一本《安徒生童话》。我们的友谊——一个“右派”和一个“贼”的友谊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我要告诉你，由于这次节日的接见，我和“铁猫”之间的友谊，受到了第一次严峻的考验。你还记得我前边写的那场“冰球比赛”吧！按我的理解，“铁猫”那天所以不顾脸面，在壕沟的浮冰上去抢那包白糖，完全是为了我。照友谊的程序，“铁猫”应该把他抢到手的白糖，首先交给我——然后，我们一起把它吃掉，这才是道义和友谊的逻辑。不然，“罗锅”队长也会追寻这斤超限的白糖的。但是，“铁猫”这几天不但只字不提这件事，反而总是回避着我的目光，好像有无穷的心事萦绕于怀。往常，临睡之前，他常常要我讲些文学名著中的故事给他听，比如：果戈里的《塔拉斯·布尔巴》、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郭沫若的《孔雀胆》、孙犁的《荷花淀》……这两天，他一躺倒在土炕上，就把脊梁甩给了我。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谜”。特别使我惊讶的发现是：有一天，我都睡醒一觉了，当我起炕解手回来时，看见“铁猫”两眼直呆呆地望着房顶——房顶的犄角上，爬着一只正在吐丝结网的蜘蛛。

“铁猫——”

他马上闭合了眼帘，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睫毛在微微抖动。

“你这是犯什么傻？”我用手扒开他的眼帘，用劳改队的语言，半开玩笑地对他说。

他叹了一口气。



逃走的白糖



我看他脸色阴郁，诱导他说：“小小年纪，叹什么气，我给你讲个故事，叫你高兴高兴！”

“我不想听。”

“你今天是怎么了？”

“叶涛，你真的不知道吗？”“铁猫”用胳膊肘支撑起身子，探着头对我说，“黄鼎被‘少尉’狠狠‘咬’了一口，送禁闭室了！”说完，他本能地伸长脖子，警觉地向睡在门口第一个铺位的罗允中看了一眼。

“我知道。”

“那你怎么还有心思……”他眯着眼睛注视着我。

“你哭就能把黄鼎哭出禁闭室吗？”

“不哭，可也没心思笑哇！”他烦躁地皱着眉头。

我缄默了一会儿说：

“这个‘老帽’还盯着我要那斤白糖哪！说是超重食品，要交给队长，贴上邮票寄回去。”

“真？”他又翘起身子，眼睛也睁圆了。

“是呵，你把糖放在哪儿啦？”

他迟疑了片刻，像想起了什么被遗忘的事情似的，翻了褥子角，一下在炕上跳了起来：“真他妈的怪了，那包糖怎么自个儿长翅膀了？”

“小声点！”我拉着他的一只手。

“丢了东西为什么还要小声？”“铁猫”甩开我的手，“忽啦”一下，把整条被子一掀，扔到邻居身上，高声朝门口喊着，“报告班长，那包糖丢了！”

子夜时分，屋里二十几个“成员”，都被他这一嗓子给喊醒了。他们有的披衣坐起，露出关切“铁猫”的神色；有的躺在被窝里，向我投射过来幸灾乐祸的目光。我理解这些目光的含意：“你总把贼当成朋友，这回叫贼咬了一口吧！”“你白念了很多书，可是连‘贼喊捉贼’的典故，你都不懂！”

这无声的目光，虽然没有一点音响，但却比机枪大炮更有威慑

力量，我的脸不由晕红起来，同时下意识地朝“铁猫”望了一眼。“铁猫”敏感得如同一株含羞草，马上对我审视他的目光作出反应。他解嘲地朝满屋人喊道：“你们都瞎了眼了，真没看见那包白糖？班长还要上交队部哪！你们谁给偷走了？”

“‘铁猫’，”我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喊了，明天白天再找找！”

“不行，非弄清楚不可。”“铁猫”索性披上棉袄，一下从炕上跳到地下。“不然，班长朝我要，我到哪儿去找这斤糖！”说着，他沿着每个铺位前的炕洞，动手翻弄起来。

这时，睡在门口的班长——一个曾经在歌乐山渣滓洞当过少尉的“历反”罗允中，趿拉着两只鞋，走了过来。他像抓小鸡子一样，一下揪住“铁猫”的头发，狠狠地摇着：“你这是装什么洋蒜？这屋里除了你是‘三只手’之外，没有人带贼腥味儿！你把糖顺进了肚子，还跑这儿‘贼喊捉贼’！”

“你拿出证据来！”“铁猫”一晃脑袋，逃开了“少尉”那只有力的手掌。

“‘铁猫’！”我制止地朝他喊着。

“怕什么？”“铁猫”白瞪了我一眼，“他不就是个劳改班的班长吗？我一点也不怕他？黄鼎蹲禁闭就是他陷害的，今天我倒想看看，你把我‘铁猫’能不能送禁闭室？！”

“你这是攻击政府——”歌乐山少尉脸色煞白，“靠拢政府是我的职责，你……”

“我？我怎么了？我这两只手干干净净。”“铁猫”挑战似的伸出两只巴掌，“上边没有沾着别人的血，也绝不无缘无故掏别人的腰包。我不像你那样，母牛倒套——×总朝前。就靠你那张嘴，欺骗政府干部！”

歌乐山少尉两眼闪出了凶光，他猛然去抓“铁猫”的棉衣领，“铁猫”哧溜一下，顺着他胳膊下边溜了过去，他跑到门口，狠狠朝“少尉”吐了一口唾沫，像解气一样在地上跺了两脚，把披着的棉袄抖落了一下，就推门而出。

我连忙穿好衣裳，追出房门，想把“铁猫”找回来；但夜幕茫



逃走的白猫



茫，谁知道他溜到哪儿去了呢？当我返身进屋时，歌乐山少尉狠狠地用眼睛盯着我，他显然把对“铁猫”的怒气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则假装看不见，用沉默对待他火烧火燎的目光。

躺在炕上，我不禁有点后悔，我为什么要提起那一斤白糖呢？！诚然，糖对于人类生命的兴衰有着不容置疑的作用，这时对于骨瘦如柴的我和他，当然就无异于空气、水分和阳光了。但，就是那么一小包白糖，此刻已引起轩然大波，我们的班长——身材高大、虎背熊腰的歌乐山少尉，那双窄小、布满血丝的眼睛追踪着我，俨然如同电网上的那盏闪闪红灯，这是非常危险的讯号！

亲爱的朋友！我这样写，绝不是笔下生花，故意耸人听闻，以使你增加对这个人物的神秘感。不，不是这样，随着小说的发展，你就会了解这位当年的歌乐山少尉，实在不愧对“歌乐山”这个使人毛骨悚然的地名。

奇怪的是，我们的个别劳改干部——特别是以“大老粗”为荣的监管人员，似乎更喜欢他们的点头哈腰，而厌恶知识分子的不卑不亢。比如我们这个队的劳改队长阎本善——因为他背后隆起一块肉丘，像袋鼠的“口袋”挪到了他的后背上，人们都私下叫他“罗锅”队长，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对歌乐山少尉的话，言听计从；宁可选用原P市一个妓院老板当班长，也绝不任用一个知识分子协助他的工作。因此，我们这些被送到劳改队里的“右派”，身处底层的底层，是最卑贱、最轻微的小草，谁都可以在你脊梁上践踏上几脚。

我的厄运，因为那一斤丢失的白糖而开始了。在“少尉”的“两盏红色讯号灯”朝我闪亮后的第三天，我们正在列队出工时，“罗锅”队长倒剪着双手，走到队伍之前叫道：“叶涛——”

“有！”我迈出队列之外。

“你跟我来一下。”

谈话是在他办公室进行的。我按照规矩坐在靠近门口的一个小木凳上。

“叶涛——”他坐在离我三米远的审讯席上，用纯粹天津卫的